

祝  
子  
罪  
知  
錄

祝子罪知錄卷八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文極乎六經而底乎唐學文者應自唐而求至乎經

說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勿尋物類厥趣實同

故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域，絲清而響振，鞞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詢都俞之和，獷夫厲喑鳴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脩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宜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宜，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枸株，糜

藥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卽名之曰健  
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  
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  
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  
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旣立其狀自殊則有齊  
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乾剛  
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鬼巉險阻廉稜峭刻者如  
不惕予一个困于葛藟于軌飢則病者乎噫是也  
有深沉緻密韞匿寡重者如弔由靈朋盍簪敘欽

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夢作乂、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曠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糺、反復鉤連者、如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在茲、尤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  
如日月星辰、山龍苴蠹、宗彛藻火、粉米黼黻、臻首  
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  
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  
至簡者、如螽烝柴堂、立孫、今蠹美而豔是也、有至  
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  
禮義誠懇忠信之心、以蒞之是也、有衍簡而繁者、  
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疾大  
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畱是也、有束博而約者、如安

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衰冬日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以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者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之各勗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所爲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厲而辭無別

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  
莊屈稍尙藩墻兩漢馬班亦築蹊隧從茲以逮康  
家百才踵生千英並起雲蒸霧滂木蔚禽鳴有此  
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垛簡編充咽棟椳孰不學  
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  
奧澁鳴或以纖豔著其間蕪聲類句恒居過半卽  
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  
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以構室思逐景  
于羲娥願迹塵于齋簡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



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漸步躓非  
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  
章甫鞞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  
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瑩手幌纓纓蒞蘭  
斯以成女惡有裸裎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爲良  
臣袒跣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  
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  
至于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寧賈誦于衆夫也奈何  
近士從唐而降乃有異談

卽後段四  
家之說

實錮衆懷獨

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以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克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袞禕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愨。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粲英鮮。不墮於蠢蠢。凡後世之所慕若莊雅者莫

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  
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  
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  
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  
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  
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  
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謔莫如之、一唱三  
嘆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  
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

者又非句句字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於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于兩京，當塗浮于後漢六代，加于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觀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翱、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

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伯載中弗  
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  
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于上之數  
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卽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  
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芻或同簸粃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

詳在  
後篇

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

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  
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騏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

目仗耳、黨汗狗淺、猥腐可嗤。

亦詳後篇演語  
近人選輯云云

夫文

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何必攀援河洛、  
干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  
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

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

此謂近代之言

大率一類、卽後段所列者  
如宋濂文原之類、益甚耳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

實勲、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  
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徇之以儷、志曷爲實勲、  
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

清而不污、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  
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寬而不拘、厚而不滴、潔而  
不類、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  
壯而不寒、鏘鳴而不咽、于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

根本乎五經

今存焉耳

平攬乎十代

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

俾聖

膏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舉英、澄泥汰濁、心師  
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  
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  
賦形、志整暇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

乎魯史之墻、迨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僂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而宮商自協、玄黃烜篋、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爲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爲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爲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



已推之餘道實惟兼總故黼黻王畧絺繡之倫昭  
明玄緯分布地宜燠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黃鉛黛  
錯其綵綯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襲其芬也谿  
菁吐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真丁麝  
迅其烈也挹玩而不能舍珮玦而永有聞斯則香  
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飭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  
粱之厭雋和神助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  
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  
作爲威儀惟肖文之攝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

聲之六事則口之而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  
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  
暨乎顯道、長世最萬靈、參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  
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  
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亦可以爲成人矣、  
系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  
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  
文德世服也、空言爲文、實行爲德、著之于衣爲服、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  
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  
文積、華而耽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山  
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  
以立折、非惟于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于蛇爲神、  
鳳羽五色于鳥爲君、虎猛毛蚡蚠、龜智背負文、四  
者體不質于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  
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  
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

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  
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  
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貫、出與神  
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  
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汗、物以文爲表、人以  
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  
子成之徒也、王克

刺曰、今稱文、韓柳歐蘇四大家、又益曾鞏王安石作  
六家者、甚謬誤人、

說曰所以謂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卽此四家六  
家之云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  
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  
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  
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  
復紛紛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此子  
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  
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卽稱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  
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

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  
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尙、猶五嶽四瀆  
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  
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  
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  
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  
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  
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嘆哉、夫其所謂三變、則  
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

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

大抵一貌

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  
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  
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  
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  
也謂其縟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  
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  
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  
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

以虛與以淺、頓以經、豔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未偕建、華質雙形、弁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



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  
鞢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  
子亦曷爲是漉漫耶用是粵徵方策鴻筆爛然水  
流濕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  
衣狐裘顏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瓊鐵銀  
縷笄磬能羅狐狸織皮芝栢菱相裹棗榛柿瓜桃

李梅杏樞梨薑桂、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  
長百夫長、庸蜀羗髮、微盧彭濮、非縉積與、疇離祉  
鷗義不蠲、蒸聒賦、起信險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抑釋棚忌、抑鬯弓忌、非奠澆與、非女封刑人殺人  
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人喜  
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  
斯嘆嘆、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駟之篇、芣苢之篇、瓠葉後之三章、非迂頓與有  
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有若巫賢、

有若甘盤、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  
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蝤蠧、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  
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  
也、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  
之宜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  
牝馬之貞、豈訟可乎、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  
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

王克共明刑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  
牛吉不宜上宜下入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正春一脰春一橫春一  
腸一胃一豨是豨豺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兇大  
水如初庸庸祗祗威威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  
初吉有宅吉也非疏簡與母不敬震起也艮止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之言實廷女寺人孟  
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非淺易與否立  
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之然非與曰非

也。予則孛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傷腎乾肝，焦肺，非徑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也乎。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君子蓋猶猶爾，非空虛與。臀無膚，比頑童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無齧骨，無還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歆，小溲與犬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圻不副，使二婢子夾我，非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爲物，無所

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官器，人所造構，與生俱存，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昇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道，以成完體，而翻欲在度，詘謨構奇，追俗顛務，偏枯更彌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前篇

士女之况覽者應爲得之此復累轉向近而切言之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鞞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縛之以襪積尚之以絺繡爲是攢逡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節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于骨鬚髮必浮于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

以爲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  
于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褻其四體已不  
可以目矣又欲剗剔其膚革剪薙其毛髮一觸體  
枯腊于前尙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長繆  
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  
于若今之墮弊也然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  
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絜所謂過華因矯  
其甚殆以防風之曠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  
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



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  
汾澗五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  
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脩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  
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  
捐丘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荼是用全改在  
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卽弊文之職由也干  
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膠矣  
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  
刻削而弗準于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爲砥絕

狂瀾高陟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日  
陷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卽六氏評之、  
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  
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厭  
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僂、形麤而  
情霸、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驕、其口誇、其主  
好勝、其發疎躁、先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  
潤之澤、飄澗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  
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

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儼浮的爲利口  
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諱  
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儼  
里冶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  
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旣脫衣裳并除爪髮觀  
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  
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施絺繪  
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冕而  
青紘者與退之襮僕把笏侃侃朝廷縻韉騎射馳

絕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  
師尚父矣傲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  
餐松赤體澗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  
成亦未克臻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為老也子瞻法  
吏慮囚怵誘百出諛辯如流必在引承今居孔門  
宣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入乎鞞石獸齧腊骨展  
轉不已索臍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  
以一文而今六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  
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抑歐蘇渙漫固

合枯短。曾王既已縮積，宜爲豐實，何復轉薄？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既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卽史，非史卽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充而才廣，自然辭腴而旨長，夫豈不能爲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窶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

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聲聲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宗家四氏之習也。

雖解六家爲誤，柳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

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也字。此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則，則可知其不妄，非違衆以犯不韙也。唯六氏者，此捐彼，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

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瑤、出沒沙磧、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爲人而不爲己、故不信己而更信人、斯余所謂誤人也、然爲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若由易辦、何則、爲八代者、必皆口罄五車、腹笥千、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解巧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當古人數言、而

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  
有譽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侍古人、側殫我平生  
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  
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  
也、嗟乎、菽水終歲、不覲瓊筵、簞乞遮陌、長無蠶頓、  
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系曰、唐世文稱韓柳、晏元獻嘗云、韓退之扶導聖  
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  
上薄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子



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雷同稱述其實，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陳善

演曰：姚鉉序文粹，稱不及韓平淮碑，亦不錄而錄段復載石烈士語，意當時衆心不服，必甚有曲折。姚已見知人傳韓段二文用舍之故，及所傳亭壁之詩，而復爲鑒定如此，正其微顯闡幽，折衷至公，以詔後世之意者。李晟武臣，裴度時相，故其趨舍如此，是亦賢不肖之態。古今一律，韓亦不免者乎。誠可嘆息，非偶然也。詳論韓愈下此不殫悉

又曰韓亦一從孟耳。孟在孔筆之後，三史之際，乃特澆喧浮躁，正是後來變法之萌。後人乃特稱其善，此正文弊病根。

又曰宋四家之外，如蘇氏兄弟、秦黃晁張唐庚之輩，甚衆，皆是不足盡及，亦不暇也。

又曰宋脩唐史，景文獨異時習，專祖班生，雖未純至，乃過于脩，而時倒稱之。如唐庚者，最極繆妄，庚本出蘇，誑言不作。

又曰所稱近人選輯之繆者，如呂祖謙、真德秀、樓

鑰謝枋得李淦之屬悉是由其取舍主意詞必本  
枯鈍理須涉道學不知大通之義于情一律而已  
論文如宋諸雜小說中亦皆然邇日如唐之淳文  
斷宋景濂文原之類彌甚至于書肆輒自聚刻古  
文之屬尤極錯亂不成書矣

又曰宋儒有言文到歐陽曾蘇理到二程方暢此  
正是今日士子膏肓主意科舉之文卽其効也然  
用爲古文之法可乎王氏之文過于六經諸子乎  
又曰元人之爲固守宋說往往其名愈著者其似

愈切、或能少異名、乃更下、如虞集、歐陽玄輩、未遑  
備列、此正宋變之後、傳用新法之自徒、以付授至  
于今、一成而弗返者也、

又曰、本朝作者、我則不暇、有如茲辰、師心違衆、  
超然高步、今是昨非、變譬至道者、乃有其人是也、  
寔幸同心、不遺文會、斯亦未能指稱、服膺無斁、

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卷九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詩各有所至、四言五言、樂府由陳、隋、沂、洄而止、  
乎漢、歌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

說曰、棼然談詩、馳虛置實、高翔莽蕩之域、卑尋句  
字之始、上輒四始六義、下乃溺宋、漂元、不知卽物  
乎求、則難易自形、賤劣斯見、師友爰在、從違弗迷

也。且夫展性情、叙事爲發理道、敷政教、彰風俗、體物象、帥存乎言。言者或散維而稱文、或章句而謂詩、文也者豐約逐宜、延趣隨賦、平轉不定音、尾絕無必韻、觚翰信發、篇草自從、詩也者彼定門堂、我循階屏、用永以和聲、求聲而和律、義博者束之情、紆者申之、微者著之、露者沈之、口邇而襟遐、發此而存彼、或條遂以暢旨、或潛伏以含味、其趣無窮、其詞有度、大抵須用屑語、以苞泛懷、務令勻意、以就成格、斯則詩之難、公文豈非決定者乎、不然則

醜劣校然其病百出故文之爲體有百其門始典

謨訓

誓之類通後來

所命不俟一一詩雖數形率一等爾若四五七言

長短等句及有歌謠諸目亦無大遠絕其用有定之詞極無涯

之意亦同雖少有修短以盡意竟不同文至唐近

體益深矣

暨乎劣陋蹇滯之患詩文固均至若精微神

妙之境二者亦共而詩特最焉何哉大畧亦前故

也蓋文之所爲妙者潛操杼軸忽樹城隍或衆繁

而我乃約感百語於片言令望壓萬夫或皆直而

吾更迂鋪淺說於弘粗使爛盈衆目雖繩尺之不

踰終邊幅之不限亦終易耳詩則寓詞逾縮寫心

逾遼假以成章之一篇將罄欲言之諸意則必文  
包百之詩千之文包溢之詩海之文包雲之詩天  
之務須淘汰煎融乃得砂窮寶露金之銑也玉之  
瑜也鬼既駭人越鬼而神神且妙萬超神而帝天  
口死而心活辭往而意留諷闕而襟冥氣作而機  
敏至哉詩道本自爾則匪憑虛之謂也是故矩  
矱墳丘規撫禮樂倚擬豨豸肖貌春秋莫不經師  
諦聖信而述之或有作焉開門矚目頗建顯標厥  
亦尋踪履景少異步趨云爾文製百塗文流千輩



烏有外數聖、絕數經、而曠世他立者、與惟詩也、不

然、雖權與乎四始、忽改玉於諸英、今之五言也、此即

謂漢人踵三百篇造為斯格、定作五言、後來號為

古詩、又以見自昭明所錄、稱云選體始別、呼謂非

有深旨、今亦樂府也、木出漢創後、既襲之、或

只謂之五言、律之五言也、五七

長短歌行也、五七長短謂句字

類歌行者皆是律之五言也、七言

也、八句五六七言之絕句也、居然異也、義祖三百

四韻而體寔別也、非差列之別、大都別也、然且五言不

侵於歌行、樂府無犯乎律絕、別復別也、通之終無

假乎三百、咸自始也、非句言之別、模範聲音韻尾

度態情致調局種殊件各不可溷也故其爲五言也若昔無三百也爲樂府也如無五言也遞而下之皆然也漸出於時各立人壤智作巧述傑然爲家噫嘻士乎誰非根聖源經然而文能小出詩乃大更風行物表詩達經外倚與士乎作之也者其亦能言之聖哉况又一製之間還能變化各臻妙地亦故殊科是故其爲五言也漢家肯構接武之是西京一格也東都少辨猶當弟昆亦一格也曹一格也

魏

馬劉一格也

晉

二蕭一格也

梁陳楊

少靡當蕭附庸

陳隋

陶信自挺要冠其代

謂明夏然庶表然不

可謂二漢一門所以云爾

雖則高卑稍殊要之各有至處亦不

必如後世所謂陳隋綺靡懸絕漢魏之風骨過爲抑揚而不依乎中庸也樂府本自漢聲繼雖擬引遷流故當愈上愈嘉爾歌行長句濫觴漢府轉復鋪張而爲之亦鮮中間若曹王亮切鮑郎俊逸頗復雄響軼羣文姬憤拍乃存漢韻其他雖襲篇名大帥五言本體四言之製亦同憲章三百大抵前多遲重後浸纖露非無典語亦有低昂駢鋪全體

違亦非遙、陶固冲遼、尚別風雅、凡此以上、通就十

代而云爾、

兩漢魏晉宋齊梁陳踴跋周隋

逮及唐家、遂成專業、然

而雖接條枚、終焉是別一解、觀其情辭、已極盡已

致、格力乃稍謝、前修中間五言四言、歌行樂府大

率、改作亦自馳驅深淺、而槩少殺于昔人、歌行猶

近樂府、亞之、五言遠矣、

四言簡鮮無論

然而莫不成章、斐

然昭映、惟其近體五七律絕、厥惟跨昔、越來盡美

盡善、凌霄揭日、壓嶽吞漠、三百之內、膚毛骨肉、顏

色、聲音、姿態、容度、性情、心氣、理義、滋味、語默、動靜、

精華風趣、隨腦百體、至於極妙之妙、絕玄之玄、莫神之神、不可以舌者、總在深得而時、或過之、洋洋唐聲、獨立宇宙、無能間然、詩道之能事畢矣、聖人有作、其亦不易之矣、抑此亦其大凡、其時其人中、復少辯、故談者多主爲優劣、時以初盛中晚、別人以類、如四傑、李杜之屬、別而要謂晚不及中、中不及盛、盛不及始、人時皆然、亦確論也、至於去就、每不折衷、槩爲高談、所嚇類、欲斬絕子孫、而孤守宗祖、褫剝冠裳、而赤立筋骨、愚且違衆、輒用蒙見、統

而條之時而出之。蓋曰五言獨爲漢魏最高爰及六代亦可擇尤而從。隨宜以就。唐則姑欲置之。歌行長調宜衡覽前後益用精遴。樂府祇應法漢止乎。唐前入唐僅僅綺靡。一二當更置於歌行也。近體徇唐更無他岐。倘涉殘唐則亦靡矣。斯惟愚所自安。其揆亦大通之寔弘軌也。又若諸家評隲在戾百端。室語玉屑之徒不暇校舉嚴羽之談微爲可取。餘諸僻妄畧存後講。在詩苑宋下近日或有高姿崇議將以裁自當塗百製一轍。信亦卓爾。抑吾恐王會之來畿

兵荒戎衢徑縱衡、川海錯絡、無乃不容梯航之一  
跡乎、雖然、四言五言、樂由陳隋、沂洄而止乎漢歌  
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蒙之見、蒙之言也、亦  
何必以羣賢、

又曰、楚聲亦自風雅、別作格態、小變而大近、與諸  
詩角立乎三百之後、爲之者、固當祖述靈均、尾漢  
而止、賦自荀後、型模亦漢、亦兼三百、屈氏而成、迨  
後襲附出入、無大相遼、高下每逐時區、要自唐前  
而駐、唐之超妙、肩前人者、數士幾篇止耳、

此不唐  
及詳

之下者已不足從宋作林林適自傲擅視古覲焉  
荆吳呼王但爲發一驥爾

又曰今所謂詞者或呼爲南詞或爲慢詞或長短  
句新樂府詩餘近代詞曲名亦不定妙亦不傳蓋  
其製興於唐妙亦息於唐源發漢府樂府波漸李氏

於時知音之俊遂能用律而度爲之可絃可管其  
初作於明皇太白則與詩之盛唐齊出豈謂麓淺  
於詩哉全唐之世存見無幾

今惟金奩花間集尊  
前三書可畧見之餘

固本少編集今日舊  
書又稀益罕得聞然自其後五代宋初世稱文



弊而詞學無降、宋自一二輩外、淺薄遼遠、無復前  
規、雖一時所號文宗詩家、竟不能步驟前輩一迹、  
及其愈後愈變、遂至頑嚚、麤戇、細屑、破碎、僂浮、褊  
躁、醜怪、千狀、至如馭僧之隱語、譁訟之詭詐、屠沽  
之罵詈、兇盜之椎搏、鬼魅之嘯哭、市瓦紈袴之乳  
口、蜚蚓蛙鴉之聒噪、可厭可惡之極、而難乎復耳、  
顧世之資性相近者、轉溺愛之、遂令販鬻之徒、不  
能刻布筌花等編、而妄聚宋人冗屑之物、如草堂  
詩餘、翰墨全書之類、盈耳遮目、無計祛除、大槩唐

人無不精神妙絕、青蓮聖者、飛卿諸俊繼之、及諸南唐西蜀等流、固是濁世之佳公子、宋惟永叔、特當綴旒、叔少近、亦異同盟、此外乃屬之耆卿、邦彥、辭已不倫、而情猶躡足、謂其尚能知律、故且代匱、又後多推幼安、乃至伯可、堯章、亦以姑諳音調、而辭則瞠乎後矣、故是趙氏之凡姿也、至如秦黃、晁張等、特爲市廛小家之子、蘇益木強疎脫、而時反尊之、斯亦宋人崇道學、尚杜詩、雅六家文、一律之見、無事煩陳、

又如元好問等大率皆然更不遑及

系曰自風雅寔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  
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人之前、可謂金相玉質、百  
世無匹者也、贊曰、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

劉勰

又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  
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哲之  
能、正始明道、率多浮淺、惟嵇指清峻、阮指遙深、故  
能標專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

采纏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其大畧也。江左篇詠、溺乎玄風、表孫以下、雖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景純挺枚、而俊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近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同

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陸九淵

刺曰稱詩不可以杜甫爲冠、此議甚繆甚明。

舉曰李白應爲唐詩之首、方前代或及不及過之。

說曰甚矣俗之不明不公而好黨也。甫與唐室諸子一倫耳。安得儷以前之哲匠。况掩而擅之耶。就其輩言之。亦有越之齊之不至之者。與李竝立。昉於韓愈。時亦尚有同者遺李獨推。乃自元稹初非篤論。寧

愜羣宗。迨至宋人。昧眼揉思。曲詞強諂。轉入鄙陋。若侏儒從齊景。以弄魯侯。荆人僭王。呼以登五伯。徵實定名。疇其予之。奈何來者之不競。而隨人共拜。賈豎之塵乎。以李嬈度婢。雙跣爲一室之棟。猶恐白隆而甫撓。矧欲并寘長庚。孤植飯顆。是盲孫

之識爾亦不悟林林之衆何以顛繆如是

演曰余非好遠衆也人不肯以平心觀以天性槩以定志審以實學驗之焉譬諸蠢夫或過公府見其門堂高大便謂極貴不知其中何主者也凡諛杜者不啻千喙姑按其說而察辨之豈不得其情乎以其爲蒼古也非蒼古也村野之蒼古也以爲典雅也非典雅也椎魯之典雅也以爲豪雄也非豪雄也麤獷悍戇之豪雄也又以爲百態咸備盡掩昔賢何其狂言至斯與昔賢多有具體而微者然

且冲退堅守、每以其最長者爲定形、而姿態橫生、時自出之、烏有若甫之偏墮自用、可爲萬羽之鳳、兮者乎哉、殊塗百慮、森森衆妙、試諦詮之、甫也果何有哉、其極推者、以爲忠義積發、度越諸子、是則未議辭體、別以理義論也、然而忠則信有之矣、忠蘊於胸臆、聲形於頰舌、固當若是、嚚譎、詬、懟、若捐家委命、強驅赴敵之悍卒然耶、風雅之中、人倫萬變、至忠、至孝、至義、至烈、百意千情、無不有之、而夷視其辭、大帥淵雅、所謂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甫也

詩才獨步千載、何獨不能知詩教本旨如是、抑知而不能從耶、詩當溫而甫厲、尚柔而甫猛、宜敦而甫訐、務厚而甫露、乃是最不善詩、戾詩之教者、何以反推而倒置之與、今萬喙交鳴、塞室士聰、吾一唇舌、又勅於譁訐、安能一一舉而辨之、亦任情云爾、豈無千年楊子、吾獨願人平心本性、定志厚學、以求於是也。

又曰甫詩要亦似其祖、必簡家風、而更不若其純粹耳、大畧由其主於麤厲驕獷、將攬衆有而一其



穀中更成外道耳。

又曰謂甫字字有出爲高，是何等見。縱令果爾，詩當然乎。善用事者，古與今會不得已而用之，猶惡其露務獵其英華，而導以己意，運轉含融，隱約映帶，須緣情旨相契，不覺自然取之。由其先得之妙，不容自異，使改口不改胸，則將累一句一章之旨，故頗及之耳。非以能剽竊爲賢也。奈何更重於是。宋人有天解絕時者，亦墮彼見。用事塞滿章句，人已交愛，誠諦思之，勝耶劣耶，亦當自哂，而誤人多。

矣

其病迄今不除以病爲妍

爲杜者至有不讀萬卷書不可讀

杜詩者何其欺已欺人不畏明者斥且笑耶甫也之胸遽信如更生茂先伯施等輩耶亦可怪也時有識者亦嘗謂三百篇何所出者此語乃公便當懲之何尚不已

又曰太白才調清舉漢後羣英駢而銓之與謫僊高居一等不數公耳於唐固當獨步非謂更無及者他士不能體體皆善不能篇篇悉美不能句句字字盡嘉而公能之故應云爾然其古五言亦自

一格仍讓前脩歌行樂府優通六代之善者可謂  
妙絕律體自既自以束於聲調爲排優而不多作  
之鳳臺鶴樓故爲絕唱故不謂都無一人比肩要  
總歸於萬夫之首矣

又曰人品李已前見甫雖以忠自命傳亦稱其褊  
躁傲誕曠放不檢他多及之所謂忠者蓋亦咸其  
輔頰耳李之風操畧具前條再徵杜事方之其實  
亦自可見

系曰楊大年宋之儒宗目少陵爲邨夫子歐陽文

忠每教學者先李不必杜又云甫與白得一節耳

天才高放非甫能到也

蔡條與劉放畧同

又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則麟鳳

瑞世其用如力牛服箱

鄭厚

又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

句句動人

高耻傳引郡督郵注蘇詩語

又曰觀子美飲中八仙歌亦好飲者不然焉得醉

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王明清

又曰評二家者過多論甫猶不勝舉悉不暇及自

刺曰詩死於宋

說曰詩之美善盡於昔人止乎唐矣初宋數子仍是唐餘自嵬坡鬼谷姿負嵯峻乃不從善強別作態自擅爲家後進靡然從之迄其代而不返雖有一二自振河決千里支流涔注安能迴之其失大抵氣置溫柔敦厚之懿而過務抑揚辭謝和平麗則之典而顯爲詰激梗隔生硬矜持跋扈迴駕王塗竝驅霸域正與詩法背戾而彼且自任宗門斯實人間詩道之一變也有如詩書二經皆元聖作

迷而其體自殊、三百篇者、不著忠孝清貞等語、而所蓄甚至、所勸懲者轉深、與百篇謨誥、本體不同、乃爾、故曰、詩忌議論、而宋特以議論爲高、大率以牙駟評較爲儒、囁訟譁訐爲典、眩耀怒罵爲詠歌、此宋人態也、故於詩而并具之、

演曰、由變故以來、凡其自謂獨尊杜而痛法之者、正是其失執而不回、且亦未嘗果皆甫也、向令舍杜而他從、如太白等輩、雖不能及、猶唐遺韻也、學杜而劣、因成斯狀、諸醜遂呈、不可觀已、蓋詩自唐

後大厄於宋、始變終壞、迴視赧顏、雖前所論文、於宋而亦不若詩之甚也、可謂三百之後、千年詩道至此而滅亡矣、故以爲死、

又曰宋人有一種言語、所謂詩話者、惡而且繁、就中名公數端、如涑水公父一二之外、壽張爲幻、爲叙說評騭及佞杜者、總可收拾千編、付之一炬、又曰論者又或以宋可竝唐、至有謂過唐者、如劉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無足深究、

系曰章茂深者、葉石林甥也、從小學西江詩、石林  
每見必顰蹙、曰、何用學此死聲活氣、此言蓋真有  
味也、吳華



祝子罪知錄卷十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神鬼怪妖世必有實理常事云無者不知何疑  
乃是迷妄

說曰靡哉紛紛乎久矣哉疑有無而無決者今之  
言鬼神者耶噫其甚矣世之物不有則無非無卽  
有安得而兩存或有或無者非無也既有安得復

無也、人之以爲或有者、見也、爲無者、不見也、爲或  
有或無者、或見或不見也、爲有爲無、爲見爲不見  
焉爾矣、以見而云其有、不見乃謂之無、或見或不  
見、乃云或有或無、是何昧昧朦朦其甚也歟、凡人  
語神鬼妖怪、謂或有或無者、殆將通智愚古今而  
然焉、其以爲有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此君子小人  
以位及知識  
明暗言非謂  
德行賢惡爲無者、小人少而君子多、噫、其皆弗  
思焉矣、今試卽一隅、借天爲喻、日星霜雨風霆虹  
雷有歟無歟、則皆謂有矣、日月之行也、晝夜代爲

隱見于是宵不見日、遂云無日、午不睹月、因曰無月、則可耶、風雨露霜虹霓之隱見也不常、雷電之隱見也以時、當其不見也、遂從而無之、可耶、夫天地人物、何莫不然、今夫穹天之神、后地之祇、靈人之變遊、覓揚氣、雄騰爲神、黯伏爲鬼、寧有之耶、故鬼神惟有而無無、今人所謂有無者、見不見而已矣、謂見不見可也、因以言無不可也、是惟本有而又有何必以有標之乎、然而當其見也、有著有馮、如著

神鬼見形馮如馮人  
物若丹朱馮房后等

覲之而可畏、辟之而不能至

生人殺命

生人如房后生穆王殺命多不可勝舉

夫如是則焉得而

三六

無諸及其不見也顧瞻之而目盲擬搏之而手空  
又焉得而有之斯其所以隱見無恒而昧者或有  
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二而言之者也然而寧果  
無耶見不見異耳信有而非無也逮夫人間百怪  
千妖莫不皆然山石川淵草木花竹羽毛鱗介豸  
蟲蝸蝻官室舟車衣裳器皿土偶木俑遺精漂血  
無不有之興妖作孽善淫熹禍雄騰而神弱伏而  
鬼亦若人然如是妖怪鬼魅之屬亦鬼神也

此等古今

見聞繁極毛沙  
尤不可盡舉

而其爲有無也亦見不見而不常

爾當其見不能無之不見不能有之而昧者之所  
以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而二之者也是故  
天地人物悉是鬼神無一無鬼神鬼神有隱見人  
於鬼神有見不見而鬼神獨有而無無有無之分  
也有無也故有有無無無也何有之有乎如是姑  
從世人言之所以君子多謂無者非其盡理而真  
識其所以無也一根于淺資暗性之泥二扭于甕  
罇坎壘之察三惑于鄙儒陋學之談是瞽瞍而已

矣。所謂小人多爲有者亦非知義而信其所以有也。也得于身觸眼擊口答耳聆之實接出於家人族姻耆朋信侶之親經是實錄而已矣。而君子之云有者誠之不可揜也。小人之云無者妄而無稽者也。鄙者之幼也。天予神授本性所識識其有而已矣。猶衣服飲食語默夢寐明焉安之求其疑而不可得也。其中也羣言奪聰叢狀亂明乃始貳之亦不甚久知爲盲相之導塗他不自認牽吾并迷也。後乃朗然發矇天日燦燦聞人故惑異且閔之抑

猶虞其本非、反覆檢尋、研察累時、必欲窮討鬼神  
之無處、而竟弗能得、于是誠不解人之所以疑者  
果何所見、又何所據、復何所左驗、何所師承、爾歟、  
得之天性乎、物理乎、聖訓乎、神鬼僞虛、敗露如何、  
歟、嘗試問彼不信而稱無者、所答大率濶畧汗漫、  
不能有所諦論確說、鑑照刃解、令吾無復辭也、吁、  
亦異哉、爲術爲道、至于斯乎、且鬼神怪妖、所以的  
有必無疑、吾所執云爾者、義果何也、曰、天地萬物、  
可以理推、不可以理推、必兼之、皆然而鬼神尤也、

故欲無鬼之疑、可一言而蔽也、曰本與人物同也、  
其爲同也、奈何、又可一言而蔽也、曰氣爾、曰氣奈  
何、曰萬有有于氣、氣有陰陽有也者、非生存之謂  
也、有以生之、有以死之、有氣斯有生、有生斯有死、  
並有于氣者也、陰陽也者、非二其氣之謂也、其共  
也者、用動曰陽、體靜曰陰、其專也者、信曰陽、詘曰  
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爲物也、神識噓吸氣之  
陽、陽曰魂、魂曰神、質形精爽氣之陰、陰曰魄、魄曰  
鬼、其在天地也、明之爲魂、幽之爲魄、神、其在人



物也。生之爲鬼，鬼死之爲鬼神。故陰陽者一實而分名，合功而殊狀。陽復有陰，陽陰復有陰，陽焉。神復有鬼神，鬼復有鬼神焉。故曰：一而二，二而一，離而不離，不離而離者也。夫氣之爲萬有也，天地人物大都四歸，無一不然。姑本人以言之，其爲生也，神識噓吸，竟人也。竟，官也。舟車也。是故竟，鬼聚陰陽合，神鬼湊，人居官御舟車而爲生焉。此亦假官車方之耳。人官車各而竟，鬼實則一也。卽易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爲死也，質形斃而精爽微微而亦泯，噓吸竭而神識留。

留久而亦亡是故、冤冤解、陰陽分、神鬼判、宅燬而

人徙、舟車壞而人徙、而爲死焉、然而其爲解也分

也、判也、非亡失焉也、質形斃矣、而精爽微、無所依

焉、神固不滅也、于是乎神猶有事、觸焉者將宣而

無口、則馮依而言之、或自能言之、馮依者、或馮依

乎他精爽焉、謂他人或馮依乎殊類者焉、謂百物或馮

依乎所值之人之、寃夢焉、或無所馮依而爲之焉

即自能則不必其昔鬼之口而有言矣、至于視聽歌

笑、哭、哂、臭味、執提、擊搏、奔走、交媾、諸動作者、莫不

皆然此卽所謂游魂爲變者也是可推于理者然也天地人物莫不皆然故霄宇日月風雲雨露霜雷星電煙霞霓霧爲天之物土壤山石谷壑川海城隍爲地之物男女牝牡耳目口鼻手足百體骨肉血液毛爪爲人之物草木火金羽毛鱗甲室廬舟車器具萬品爲物之物天之物之照臨次播濡潤鼓發生殺爲天之鬼地之物之凝峙流瀉激盪衛藏險阻爲地之鬼人之物之視聽言食笑哭拊棲持搏行立嗅味交媾動盪爲人之鬼物之物之

榮謝炎熄、飛馳泳躍、陰覆乘御、百供千用、爲物之  
鬼、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天之神、地之鬼之  
所以使之也者、爲地之神、人之鬼之所以使之也  
者、爲人之神、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物之神、  
此所謂推于理者、其類然也、然而不必然也、有異  
者焉、存乎此之外焉、則所謂不可推于理者也、說具  
在故萬有皆氣、氣皆陰陽、陰陽皆鬼神、爲陰者靜  
立、爲陽者動行、靜立乃鬼、鬼以神使之用、動行乃  
神、神乃鬼爲之用、目鬼觸色而用視、神令鬼視、鬼

欲視得神命視耳鬼觸響而用聽神令鬼聽鬼欲  
聽得神命聽口鬼之觸言也舌鬼之觸噉也百骸  
之觸其用也一乎是故鬼必臣神神必君鬼鬼必  
藉神神必藉鬼鬼不期神神不期鬼自然而協用  
故鬼神離而不離不離而離此其生者然也鬼神  
之本也本之情狀也及其死也語不以口以不口  
之口扶不以手以不手之手諸體皆然何也不口  
之口口于神自語口鬼弊而語神存也不手之手  
手于神自扶手鬼腐而扶神在也諸體皆然于是

則神兼鬼而有之、或鬼猶在而神故用、或鬼已泯而神他馮、此其死者然也、鬼神之變也、變之情狀也、故鬼生以寄、鬼令而鬼從、鬼死而鬼留、鬼變以自鬼、故鬼神必有本有變、有本有變故有顯有隱、本者、恒顯者也、變者、或顯或隱者也、然而變亦本、惟恒不恒見不見而顧異之爾、非也、故人之鬼、鬼今日顯行者、其生時之鬼神也、人之鬼神、異日怪變者、其死時之鬼鬼也、一也、然而天地以生殺為鬼、鬼而禍福者為鬼神、人物以生行者為鬼、鬼

而死變者爲鬼神、此少異焉、然而以理齊而推之、人生則不鬼不神、死始形焉、天地其亦然乎、天地之爲物也、大而且久、其死也至緩、故人不及知、乎觀夫鴻荒氣化之際、未絕地通天之辰、人物怪魅、錯溷揉雜、亦可得矣、故鬼神有隱有見、而人于鬼神有見不見、鬼神之本之見也多、而變之見也少、故因是或謂其多者爲常、少者爲變、而不知是惟少爾、隱爾、實皆常也、凡事物本有變而不能無者、皆常也、以人見恒暫而稱其常變、亦贅也、此其小也、

昧也。於是于其恒見也者，謂爲常也。而稱爲有于其暫見也者，謂爲變也。而遂至稱爲無，于是疑焉。惕焉。極乃駭焉。而果非惑耶。而果非繆耶。妄耶。故三光燭乎晝者，或燦夕。炳于夜者，或煜旦。霜殄也。雷驚也。或非殺之候。輒降結露。當收之辰。忽震百里。此天之鬼神暫而見者。在爾所知。適所謂變。所謂無所爲。疑惕駭焉也者。猶以其暫之不甚曠也。而固弗謂變。弗謂無。弗謂疑。駭惕焉。于地亦然何獨至人物而異之。而變之而無之。而大疑至。惕極駭。



非窮惑鉅繆絕妄者乎哉故余觀乎今之爲辨也  
言能高入天曆之玄細侵蟲沙之眇而特于鬼神  
變怪之端則曹焉爲之暫言之則斥實徵之則疑  
徵之甚則駭或躬逢之則畏怖奔絕蓋衆人氣弱  
膽細恒慙余初臨之且不知其何緣而謂之無至  
不可揜又何緣而駭而怖益不得其所由久而求  
之知其由資識搜聞之三者如前所云瞽瞍云爾  
其要唯不知不信萬物有可理推有不可理推必  
兼而成物故膠而無解也今鬼神滿世妖物怪事

日日在在而有之、每遇集聚、試一叩問座間、目擊  
身接耳傳者、十必七八、昭審不可掩、則又何必強  
生辯難、大抵宇宙間之物、既其出元氣、根陰陽、本  
造化、確實有者、則焉得而亡之、焉能以人之曲見  
規測而強無之、亦焉用無之也、孔子之不語、方在  
教入、及行道匡世、何暇為政、違此語之固亡害、而  
非教、化治世所須也、故默焉爾、昧者見其不語、卽  
謂無之妙、則方亂亦世所無取、禹之鑄象、則亦恐  
人逢知之、今此避可已、怪神為教、如是足矣、孔固

無若孝弟禮樂文行忠信之教之不可已也吾固  
不解今之欲無之者以何益也夫神鬼萬有偕也  
古者稱天神號地祇命人鬼亦大校舉類而言之  
天匪不陰多偏陽也故神之地匪不陽饒偏陰也  
故祇之人陰陽平天地參者也然而寄類于走附  
乎地親下者也故因鬼之其實神鬼皆有之雄騰  
而神黯伏而鬼皆能爲之然饒陰故間亦爲神而  
無不爲鬼鬼衆而人少焉古今以人作神者可徵  
有限爲鬼則無智愚皆  
是故鬼與神亦不大辨亦不可辨不須辨也舊論  
以神

為明祇主示鬼為歸往為辨者亦不必執泥朱子亦云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名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爾或疑天地物之為鬼神也皆用人形焉夫神

既為神、識能自動、用游變而不恒、其與人物接也

則或為本形、如鵝鬼之類或為人形、又惡乎不可、而疑

者必謂富為本形、不得為人形耶、今為本形以變

固有之不疑、如日逐雷繞赤卯交狗之類為人形則疑何也、宋如

儒謂山川等神不當塑人形、亦求之過執之甚也、假令木主亦何遠于人形、天日風雲之類、又何有

木之形、不過假象以寓人爾、如稱風雲、本名必有字畫形象、音聲此字狀音聲、又何與于本物、如是

則用人形、亦何不可、况如天曰帝風伯雨師之類、皆人之稱也、古人何不蓋天若風雲等名

而必加之人號乎大率後儒過於拘密又或疑乎局執項屑至此若作者之聖斷不如此

宮廬衣裳器車之屬非有血氣不宜從鬼而有之

此亦由前之見而加細之亦繆也如王克阮修等所論不及其述

夫物有精粗自精爲粗者易自粗爲精者難神鬼者若其氣本昏鈍么眇則不能顯矣其能爲變者必其精過靈者也其變能爲人形乃不能爲物耶能精不能粗耶且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謂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形以陰陽而有亦道所爲也道能爲形豈不能爲器乎形器皆道所爲聖獨謂形

之上名爲道，下名爲器焉耳。今夫木攻而成器，器本是木，木非氣生乎？其爲器以工之攻而異狀于木，輪梓之巧，神顧不能于兩毛之工人者歟？舉一反三，又無疑也。抑此猶悉以理推之，舉類而云爾也。至于不可理推者，與理推偕行，萬有盡然而特未能察耳。奚貳焉？凡今之局士，謂無鬼神者，必託宗聖賢，且人之至者，莫若周禮。聖言之極者，無如六經格印，今亦無必關涉二氏。謂佛老子權量千子，收羅百傳，攘攘爲也。聖謨洋洋，爲切著要，語簡而指

濶說微而道深有以并包衆理、豫破羣疑者、昭昭汗青、彼習而不察爾、今故以如前素見之匪石者、執爰于先驅、乃錄聖賢之如天者、陳卓于南指、凡六籍所及、取其切者、比而隨之、善乎韓嬰公之詩、其言鬼曰、人死、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骨歸于石、魂氣升于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純陰底滯之氣、着人爲害、斯言最切而明矣、至如程、張、朱氏、近儒之所發越、百慮同歸、皆存籍中、可以參互校索、而其古今耳目、簡編、真聞實覩、粲爛宇宙、不

可檢者、浩敵煙海、故難畢述、用擇其說、與疑者相  
 反背者、各立其類、簡一二端、繫疏其目于演文中、  
 令可据兩于演造、而對證以破疑、而解結焉、如是  
 反覆審的覽之、而猶弗聰聾、瞭眊焉者、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夫子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  
 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神、小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耳、曰之聰、明為鬼合鬼  
 吸、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  
 有、識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  
 靈、之神、鬼體也、若夫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



曰耳目聰明爲鬼人之死神與形體分故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形神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以致之今其如此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

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

鄭曰陰讀爲陰言依陰也

其氣

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

鄭曰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與人同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鬼既

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強是以有精爽至

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猶能馮依于人以

爲淫厲况用物弘取精多所馮厚而強死能爲鬼

不亦宜乎

杜預曰鬼形也陽神氣也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也 范頴達曰此將

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鬼也鬼鬼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爲鬼附氣之神爲鬼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鬼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情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鬼在于前鬼在于後故云既生鬼陽曰鬼人之生也鬼盛鬼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聖王以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鬼曰神改生之鬼曰鬼鬼有權勢則奉養厚鬼強斯三端者所謂如天之指南也篤

要切著語簡而指濶說微而道深并包衆理豫破羣疑足以探鬼神之蹟開萬古之心定終天之議後人不能學聚問辨而寬居之不得于辭泥求其意豈聖尚爲不語哉所謂六編所及者如周公曰

以旦代其之身、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載鬼一車、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變六變、天神皆降、八變地祇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鬼神害盈而福謙、人謀鬼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敬鬼神而遠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舜曰：鬼神其依湯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簡在上帝之心。伊尹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箕子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惟爾有神。尚克相予。成王曰：上帝時歆。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詩曰：天命玄鳥。既而生商。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倪天之妹、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覓氣歸于天、形覓歸于地、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以嘉覓覓是謂合莫、去墀曰鬼、去壇爲鬼、去王考曰鬼、死曰鬼、左氏傳曰、齊襄公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又有神降于莘、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又神居莘、號

公使祝應宗區史鬻享焉。神賜之土田。又衛成公遷于帝丘。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又楚子玉先戰。夢河神曰：畀余瓊弁玉纓。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而敗。又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又晉文公將殓，柩有聲如牛。又楚成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又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又魯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又楚子文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又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曰躓獲之夜夢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又趙嬰齊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又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乃病卒又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大災又晉侯有疾韓宣子問鄭子產曰君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或未

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旣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鬼



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浮厲、况良霄、穆公之甯、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又石言于晉、晉侯問師曠曰、石何故言、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曰、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又周詹

伯曰、先王居禱、杭于四裔、以禦魑魅、又楚昭王有

疾、卜曰、河爲祟、國語曰、神降于莘、內史過對惠王

曰、或鬼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韋昭曰、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曰、商之興也、

檣杙次于丕山

韋曰

其亡也夷羊在牧

韋曰

神之獸周之

興也鷺鷥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郾

韋曰

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亡韋後二年王會諸侯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

宣王中心折脊木幾死焉

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

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韋曰協合也

丹朱馮身

以儀之生穆王焉

韋曰馮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

匹偶以生穆王

夫神壹不遠徙遷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又單襄公曰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

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又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韋曰：生羊。使閔之。

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

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罔、絜。

韋曰：夔爲山，猱人面猴身，能言，獨足，罔，絜，山精也。水之怪曰龍、罔、象。韋曰：罔，象。

食土之怪曰墳、羊。韋曰：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又周史伯曰：褒

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請其漦而藏之，龍亡而漦在，櫝傳郊之。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

使婦人不禕而諫之。韋曰：裳，正幅曰帷。化爲玄黿，入于王

府

韋曰龜或爲  
玩卽璠瑒也

府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

韋曰女  
七歲毀

齒將  
盡也

旣笄而孕

韋曰女十  
五而笄

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是

爲褻姒又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  
携貳而又多能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云云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神狎民則不  
觸其爲云云顓頊命重黎各屬神明是謂絕地通  
天凡此六編所及故歷尋聖典曷有無鬼無神之  
詞哉傳師疏義謹守承傳學者迄無異辭千數年  
來正人文士英才傑客幾百千人未之變也中惟

阮瞻等一二輩立異、迨宋之儒、每事務戾前聞、自  
標墻閥、然亦惟程氏、張氏、頗言無鬼、要其話言、猶  
近兩可、朱氏則反覆古訓、獨爲通明、而自不害于  
正、然而程旣無鬼、至稱其家母氏之事、則復云鬼  
熱、故揮扇、又云鬼欲打鼓、以槌與之、朱雖不能決  
謂之無、亦且言有、而亦不爲明白斥言無者之狀、  
又引溫公朽滅飄散、無有不足信之說、以導童蒙、  
及答所問李云、污醮之事、徒謂設醮之無理、而固  
不能道李三之無有、則與所稱司馬之言悖、二公

于此皆身自矛盾且奈何哉至于解鬼神者既云造化之迹無形與聲乃又云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然則日月雨露果無形風雷果無聲乎何其兩說之果于自異也蓋夫子所謂不見不聞政謂天地人物之神與鬼人視聽之不可見聞耳非謂其本無形與聲也則其言亦安得而不自貳哉故朱子雖主張無世俗之鬼神而固不敢斷乎爲不易之確論亦兩可耳特所述司馬之言極爲死殺司馬公本不妄語然人之窮理信道安

得盡同、溫公于此所見、偶爾遂執而言之、與朱子皆不害其賢、然實爲今日口耳之學、未嘗博聚、慎思明辨、而漫然稱無之、所自歟、吾故謂彼非盡理而真識、其所以無、豈不然乎、今彼苟援司馬朱之述、以自重自固、吾則復請姑置斯評第、但爲舉古今神鬼怪妖、切近之事、不容徒泥于無之一言者、而研扣之、必欲其明、以告我、勿爲首鼠、則彼必至結氣喫舌、窮塞遷遁、譎語枝梧、終歸不了、卽如程子亦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干

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于學上理會、嗚呼、  
爲學正欲求窮理以應事、如徒務講談、而與事背  
馳、不能決定、焉用學爲哉、今人未嘗備讀聖人之  
經、閱歷世之史、幼事科舉、則便獵涉宋儒之書、抑  
又不參究其指歸、略執數端、便爲終身定論、高談  
無鬼無神、或見昔人志怪語神之書、則一切不問  
而斥之、至聞細人陳述實見實聞、乃瞠乎莫能措  
辨一詞、漫爲大言、欺人自欺、嘻、六經且未徧讀、况  
求其義理、辨其是非、而不繆乎、亦可歎可笑、可哀



也已。吾獨又惜之。寡學而弗辯，苟信而妄從，瞻實而徇聲，誠足閔也。聊復云爾，無與于已事，無諛于幽冥，無利于自用，亦將就有道而正焉。

系曰：或問程子鬼神有無，程子曰：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言有，爾將不于吾言求之乎？

又曰：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同

又曰：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只是聞人說燭理未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

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遁辭知其所窮

又曰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此理、只是心之感通也。同

又曰世間有鬼神馮依之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同

又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同

又曰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如各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

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有氣這便是神也。同

又曰范與之言神姦物怪其難之謂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天地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能治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鬼神無形則如天地動作已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張

又曰今世之人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同

又曰所謂山川等神、與郊社等神、有以異乎、易謂  
天且不違、况于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者稱耶、  
又謂遊、竟爲變、竟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  
之、使無難、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  
學素所援據、以質成者、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  
疑耳、同

又曰天下之氣、遠近異像、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  
有異、曾何人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  
亦有之、  
之、這個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中

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于陸上之物也。程

又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朱

又曰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又曰問先生前日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固有然者亦未必皆然。同

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

日公平正直之鬼神、非所謂有嘯于梁、觸于罽、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祀之而格、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者也。同

又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同

又曰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世、謂冊子說、有人傳說、似不可信、須是親見。

某平昔見冊子上有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同

又曰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蓋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

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旣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



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同

又曰人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同

又曰問遊魂爲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同

又曰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而不散。同

又曰鬼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鬼是發揚

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鬼是如水人之視聽、猶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鬼便有這神、不是外面人來、鬼是精、鬼是氣、鬼主靜、鬼主動。

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鬼之用。

同

又曰無鬼則鬼不得以自存。

同

又曰凡能運用作爲皆鬼也、鬼則不能人所以能運動、都是鬼使之耳、鬼若去鬼則不能也。

同

又曰問先生嘗言體鬼是二物、然則鬼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鬼氣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

微非若體鬼之懸殊耳。同

又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同

又曰問遊竟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同

又曰問祭義。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旣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禮運則曰

以嘉蒐鬼是謂合莫合莫無也上通無莫此又似  
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  
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  
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  
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的意思以我之精神  
感彼之精神祭祀之禮全是如此同

又曰世間道理有正常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  
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個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個在上帝之左、右、真個有個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個道理、同

又曰問相奪予享事如何、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同

又曰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誕妄、同

又曰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鳧也同

又曰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云

又晉侯夢熊云云亦是此類氣未嘗亡也同

又曰理會不得底主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

會得透則鬼神將自見得同

右述程朱之說朱固不謂無鬼神程張有異斯亦

當參求決擇之耳

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

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

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

玩而不察耳

陸九淵

演曰余爲罪知因言怪神愾然及乎萬有嘻人世  
事物孰嘗不用理以窮致之者歟然而士知夫無  
物無理而不知夫物有不可以理求者亦無物無  
之矣

物與事可通稱以後隨文稱或事或物其義並同

無物無理無物無

無理也士獨知無無理之物不知固有無理之物  
是其所以心塞也今人執物尋理得之則知之行  
之是矣或以理求物尋之而不合導之而不通反

覆之而無獲，于是無以裁之，定之，則一切強謂之

無，謂之無，而物事竟不無也。則進退失依，牽蔓不

決，遂姑息委之，不復思辨。斯今之儒與異端所以

紛紛也。

此言異端言非今儒士所守別作一端如今人所謂楊墨佛老是也

夫如是

既謂異端非，而儒又自不能裁治，則世果有不明

之物，不了之事，不得之知者耶。嗚呼，局陋之士，特

諱無理二言云爾。諱而有以裁之，善已，由不能裁

之也。而遂諱之，而不言之，不思之，辨之，可耶。嗚呼，

是誠不知斯世可以理推者，物也，不可以理推者。



亦物也可以理推理也不可以理推亦理也何也  
氣生而理隨則物焉得而無理氣錯而理繆則物  
焉得而皆理斯卽理也理不理自如人自昧爾凡  
爲治身治世之聖至于羲炎軒堯舜禹周孔而極  
回賜亞之止矣爲見性了覺之聖至于迦文而極  
觀音等亞之止矣苟無爲之至于伯陽而極列莊  
亞之止矣凡茲數聖則何有不決之物者乎二氏  
于無理之事固已饒言之矣孔則未始云無也但  
不語耳謂無用于教也至如不可不言則亦固言

之若前所說六經所及者是其不語也是三氏舉未嘗以無理之物爲無也如使求之三宗猶有不決之談疑于鬼神怪妖之際則數聖人者不得謂之聖人也又惡能行之宇宙曠初終而不遷也乎今爲二家徒者安其所傳坦蕩不惑奈之何獨爲孔者忽自異孔創而爲斯鑿也哉嗟乎蓋世之爲善人君子賢者且易而圓機難矣圓機者古人稱之三教之舟車也邵堯夫每歎想其人嗚呼由義炎而下迦文而下伯陽而下斯所謂圓機者乎異

乎爲孔者不善學以自蔽無隱無言無適無莫無  
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聖模高懸曾不識  
其歸旨守其末細而遺其本宗自坐姑息之區投  
遁逃之域翻受攻詰而莫之申也悲夫予故謂今  
之爲孔者卽物就事使用理以求之窮微研幾求  
而得之則守之守之則道之言之行之確乎不回  
可也求而不得則亦守之守之則勿言之勿行之  
可也何也有理而或無理者物之本情也理者行  
之而無理者置之人御物當然之道也不悟物之

本斯昧道矣。知而務狎之，斯敦道矣。盡所當盡，不盡所不當盡，如斯以往，或有得之之機，亦不可幾也。今不必以不可推者爲一事不知之耻，而反誑稱無以失物理，膏天鑑，自困于甌杭，如是乃真誠知，乃爲善學孔，而庶可望于圓機之境也。已嗚呼！圓機圓機，余將疇歸？故因放言以及之。金蘭同心，采而鑑焉。怪神之貳能，不犁然而舍諸。

又曰：自宣父成經以還，二千歲中，樹言垂文，千儒萬士，未嘗有一不問辨于洙泗，其于鬼神則敬而

遠之、非其鬼則不祭之、神姦物怪、則求知之、如斯  
而已、遵師訓也、曷嘗矧情任口、以謂無也、謂無者、  
中間三數人、可指而按矣、王克、阮瞻、阮修、范縝、林  
蘊等、爾請平論之、之數人者、知識才學、果超表于  
前後千儒萬士者乎、果能闕見聖人之心、而獨得  
其訓授之道矣乎、大公不能私也、韓愈原鬼、異乎  
彼此、而亦掣異于無形無聲無氣之謬聞、其言近  
而未洞、若其知及之、不疑之、而復徒言之者、羣編  
衆紀、穰蔚海藪、安得盡述諸此、四條其事物之異

者畫一而各徵一二端以綴之凡所列目皆今士  
所謂無者卽無理之事物也其所徵綴皆前聞之  
實錄與今士矛盾鑿者也叅而決之是存乎覽  
者

神見類

武王見五神 羅陽神自稱王表 孫權時  
晉顧邵見廬山神 陳後主時老子見  
唐明王見金天神 宋黑黃神

鬼見類

狐突遇申生 阿梁見韋英  
嵇康見鬼丈夫 陸雲見王弼  
謝靈運見謝晦 鮑生見江淹謝莊  
張亢郡君 武后見王后蕭妃  
海陵監兵母幽冥記 伊川父官解擊鼓揮扇鬼  
孫九鼎夷堅志 朱文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鬼報恩類

元末薛氏子 顧總遇王粲徐幹  
南京官舍鬼自通  
結草老人報魏顆

鬼報仇類

杜伯射宣王 湯伊尹報齊景公  
申生報夷吾 灌夫竇嬰報田蚡  
莊子掘趙簡 渾良夫報榮亭女王忱  
唐二庶人報武惠妃 朱泚見段秀實玄价楊收  
蘇逢吉見李子松

女鬼交生人類

辛道度偶秦王女 雲芳子覓事李茵  
柳鵬舉偶五絃妓 江渭逢張麗華孔貴嬪  
李維清逢玉真

不認爲女鬼交不爲

劉道濟 劉生

不認爲人鬼起

雲谷雪昭 畢令女

鬼能書

豫章黃本  
姚師文

瓊王夫人

鬼能爲衣

趙子元遇女子

鬼能爲學

李元石從邊孝先

鬼能上表論

段孝直

鬼市

裴擇之

鬼爲人

高禮

李士古表堅志

鬼嘯鬼叫鬼哭

多不勝舉

鬼附人

劉德妙卽前房后等皆是

鬼被執殺之仍有質

泌陽人殺鬼 鬼巴



閻羅王

寇萊公等

收氣袋

光宅坊百姓 淮西將軍

神助福

霍太山陽侯報趙襄子滅智氏

神爲祟

實沈臺駘 白虎秦二世史

神女偶人

后羿私洛神 楊鑣偶大姑神

人爲神

少昊顓頊共工諸子 蔣子文 五姓晉書

崔浩 柳子厚 李賀 顏回 卜商 袁玘

人死復生

晉殺絳市秦人 漢長沙姓桓人 晉顧謙 梁國女子

劉約 千寶父婢及其兄弟 顧非熊 許澶

任生

李旋

溫泉民

徐玄方女

吳還竟

盛度

韓蘄生

還竟

放生竟

齊推女

簡玉童

李簡

托生

吳全素

洪燾

入冥

傳說

人化星

荀偃

楚靈王

目不瞑

淳安潘翁

人無頭而活

術致二下寬

許元長致陸俊妻

韋子見二下妓

人化物

炎帝女化精衛  
蜀帝化杜宇  
封邵化虎

伯鯨化熊  
牛哀化虎  
宣寧母化龜

男化女

漢哀帝時豫章人

女化男

魏襄王時女子  
文氏女

男子生兒

賈萊男子

非人道生子

商饗母虹繞  
高母吞燕卵  
劉媪夢神遇  
禹母吞薏苡  
褒如母龍產玄菟

魯妃夢吞日  
稷母履帝武  
堯母慶都感赤龍  
朱蒙母河伯女日逐

亦一男矣金

無夫而孕

東京牛氏

鴈門媼

娠中見能語

鮑靚

羊祜

唐紹

悟前生

房琯

盧沂

託三生事

李源

劉三復

長大人

防風氏

盧長秋

唐大漢

芻偶爲祟

眞眞

符堅時新樂人

紅英木偶

輕紅木偶

葉氏庖婢土偶

趙慶土偶

晏家燕婆畫

唐四娘侍女土偶

諸怪

鳥獸鱗介草木器皿等怪不勝舉

雜妖

花月妖等不盡舉

夢兆

怪應不可勝舉

鬼詩鬼文

如箕仙箕鬼詩詞等不盡舉

術易人體

扁鵲互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

蠻人易木腿

諸詭術不盡舉

異域怪聞

如尸頭蠻等不盡舉

醫術

如徐秋夫鍼鬼腰等不盡舉

妖術

如郭璞散頭等及世行南法茅法不盡舉

地下別有世界

竹山縣天桂山宮

異物

如火浣布等不盡舉

又物理有全不可推者不可勝舉畧標二端有少年子入廟愛塑女像及歸每夜夢女來與合已而病篤朱彥脩視知其故令擊碎塑像予之藥而愈其土女軀中以瓶置下部作女陰藏滿中皆子精也此則女之氣爽來耶泥軀旣不動精何從而入也抑男之形神往耶病體旣不動精何從而去也若泥軀來則決無之矣謂子精往則將踰墻出戶經歷街途空屋而去耶精水液之質非可懸行也其理奈何

事見朱彥脩傳

又至正丙午夏平江路嘗大雷雨一人家堂中置匡  
床胡椅圓爐一卓傍鑄一室雷震壁破一孔蓋大床  
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孔與器皆金木實體小大之理  
奈何

事見草木子

唐顧况作戴氏廣異記序理致深邈併述于此曰予  
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  
不測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檣杙爲黃熊彭生爲大豕  
萇弘爲碧舒女爲泉牛哀爲虎黃母爲鼃君子爲猿  
鵠小人爲蟲沙武都婦人化爲男成都男子化爲女

周娥死墓十載却活羸謀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覓  
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窅冥莫可紀極古者  
青鳥之相冢墓白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  
之問革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  
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  
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  
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璜之  
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集之精異其中神奧顧君  
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



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亂標準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之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君孚幽蹟最深爲此書二十卷鏗鏘之韻可輔于神明矣

舉曰世間小道無不可用直不必泥異術皆實有直不可爲

說曰小道如相形祿命占卜涓擇風水之類甚衆  
風水最遠末異術如巫覡變幻燒金之類尤衆燒  
金最弊害不必泥者其道不交通也不可爲者害  
理賈禍也

系曰蔡元定與朱文公皆好地理爲人卜墓多改  
定吉凶皆不驗後貶道州有贈詩曰掘盡人家好  
隴丘冤冤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  
言到道州

見瘦竹翁談藪○古今小道異術  
無益有損事雖多此姑系一端耳

演曰仙非老氏本事其道甚近爲者宗之耳仙道

必有必可學亦何疑但亦異術之雄耳學最難成  
可成亦不必學畢竟學得長年亦有何用無益于  
已無益于人

系曰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遙遙求遇其  
人而學之者必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爲  
今鄉里善人見不善人且耻與接安有神仙而輕  
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  
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先喻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  
付之藥餌令壽考康強方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

唐人多言顏魯公為仙復何疑哉

葉可蘊○昔人非仙之說亦多

通卷今始系此一端耳

系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班固

又曰甲子昧爽殷滅周與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荀悅

祝子罪知錄卷十

曾孫男世廉謹輯